

窑洞竹编包具：非遗解码新时尚

●荣池

窑洞是我国北方黄土高原上特有的传统民居形式。那里的土窑洞、石窑洞、砖窑洞的门窗结构别具特色，圆拱形的木质框架上部为圆窗，下部是对称的座窗及门，其整体造型体现出“天圆地方”的传统文化理念。上下窗框形式多样，曲直交错，往往还雕刻有石榴、牡丹花、十二莲灯等吉祥图案，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彰显着浓郁的地域风情和文化的韵味。

包具与建筑看似毫无关联，但两者共同具备的力学结构与审美追求，使得它们的设计互通成为可能。由设计师张曼笛推出的“窑洞竹编包具系列”，尝试将传统建筑结构与装饰应用到现代包具的创新设计中，力求让时尚设计与民族审美互通互融。

主视觉元素的确立，以及材料、工艺的选择是包具设计的重点。在设计师看来，窑洞的门窗不仅造型美观，还具备稳固的力学结构，将这一元素应用在包具的正、背立面可最大限度地展现其优势。何种材料及工艺能够兼顾包具的审美及实用需求？张曼笛首先想到的便是重庆梁平的竹编。梁平竹帘编织技艺与窑洞营造技艺同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悠久的历史。以细竹丝编织出的竹帘质地柔韧、触感光滑，同时可以卷叠，携带方便又经久耐用，既有广泛的适用性，又有极强的观赏性和装饰性。

包具制作过程中最大的难点，便是利用好不同材料的优势，使其自然且合理地组合在一起。设计师选用了梁平当地盛产的慈竹为原料。慈竹色泽泛青，质地均匀，且纤维长，易于抽成细长的竹丝，同时，它的生长速度很快，是取之不尽的绿色材料。但对于包具而言，

竹材在手感上依然偏硬，且易在长期使用过程中出现断裂的情况。于是，设计师采用皮革来中和竹材的硬度，以竹材作为框架，将竹编的包面或装饰与柔軟的皮革通过缝纫、粘贴、打金属铆钉等方式进行结合，让作品更具层次感和时尚感，同时用五金部件来加固包具的拐角或弯折处，使其更加耐用。

“窑洞竹编包具系列”囊括双肩包、单肩包、斜挎包、手拿包、文件包、电脑包和化妆包等多种款式，以适应不同的使用场景。尤值一提的是，每件作品都在融合了窑洞视觉元素和梁平竹编工艺的基础上进行了使用功能的人性化探索。

其中，手拿包为圆筒状，两端是以竹板雕刻的吉祥图案，主体以精致的竹帘包裹，并借鉴了竹帘掀开、落下的开合方式。以皮革和金属部件制作的腕带通过磁吸扣与包身连接，日常使用不易脱落，同时起到手部装饰的效果。电脑包容量较大，当它展开时，便成为一个小型工作台，中间部分用以放置和保护电脑，侧面结构可摆放书籍、办公用品等，竖立面还可起到保护屏幕隐私的作用。化妆包自带半圆形镜子，内部以皮革板分隔出多个不同大小的空间，并可根据需求调整布局，方便放置各类化妆品及工具。

在色彩和质感的呈现方面，该包具系列的皮革部分主要采用樱桃红、宝石绿、孔雀蓝三色，以凸显亮丽多彩的视觉感受。竹编部分或是保持竹材的自然原色，或是以天然染料将竹丝染成黑白两色，再将其编织成折线纹样。经由丰富装饰的装点、多样色彩的衬托以及不同材料质感的组合，传统建筑之美与民间工艺之妙交相辉映，共同诠释出非遗设计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



① 化妆包立面采用竹编工艺装饰。
② 手拿包及磁吸腕带设计。
③ 电脑包展开后成为工作台。
④ 融入窑洞与竹编元素的单肩包(左)与斜挎包(右)设计。

矜于细行

●孙婧

“细行”，出自《尚书·旅獒》：“不矜细行，终累大德。为山九仞，功亏一簣。”周武王灭商后，西方进贡一只通晓人意的名犬，周武王很是喜爱。召公怕他玩物丧志，于是写下《旅獒》劝诫，指出只有防微杜渐、谨慎修养，才能维护名节，否则就会因细处受损而前功尽弃。“矜于细行”从此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中。

细，形声字。《说文·糸部》称，“细，微也。从糸，凶声。”细的本义为丝的横截面面积很小，与丝帛的精细程度有关，引申指微小、精致、周密之意。

在浩渺无垠的大千世界里，细并非无足轻重、忽略不计，反而是无处不在、包罗万象。无数的微尘能够汇集成一片光明、一片星云。无论是奔跑的动物，还是向上的植物，体内时刻都澎湃着数不清的细胞，这是生物体构成的基本功能单位。

在自然界中，细字蕴含着事物发展的奥秘。宋玉在

《风赋》中说，“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萍之末”，这与蝴蝶的翅膀扇动引起风暴有异曲同工之妙。大的影响往往源自难以察觉的细微之处，所以要从细处着眼，学会见微而知著。李斯在《谏逐客书》中说，“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再高大的山脉也是由一块块土石积累而成，再广阔的河流也是由一朵朵浪花合流而成，以开放之心广纳一切细小，如此终能积少成多、无穷无尽。《战国策》中记载，“积羽沉舟，群轻折轴”，则是从反面提醒必须关注细小，否则不利因素叠加起来，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细节决定成败，这是诸多经验与教训换来的深刻认知。因为事物发展都在动态之中，里面包含千千万万个具体细节，把眼下每一个细节做好，便是迈向未来成功目标的扎实步伐。《道德经》云，“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这样一种慎重的态度、缜密的思考、细心

在的原始“统一体”，人是“体验者”，暗语则承接了隐喻之间的默契，这让读者在语言之中感受到速度、密度、频率、间歇，看谁运转得桴鼓相应、游刃有余。

伟大的诗总是与哲学相遇。对世界好奇是诗人创作的重要推力，但不可用“哲学”转移诗歌的核心，“走向哲学”亦是一种表达与意向的统一。在《缓慢》一诗中，“一个热爱缓慢的人/不会让自己的目光/跑得太远，在乡下的清晨/雨滴比鸡鸣更懂得/抚摸心脏的力量。如果/你的脸上仍有时间/赋予的伤口，只需五分钟/忽然到来的简单生活/就赠你以反证：那么多的/大事件也完全可以终止/比如一只鸟，刚刚从头顶/飞过一段弧形的虚无旅程”。在广泛的哲学和文学阅读的基础上，作者诗歌语言从喻体走向寓体，用“缓慢”表达出一个哲理，这是因为思想与语言的关系，就是一种内在的在建的内在在世界和内在在凭附的外在世界的依存关系，决定诗意的自由形式，也意味着心灵运思的内在空间与视觉空间的契合度能不能融为一体，即美感之中的普世性也保持住内在的张力。

需要注意的是，“在静止中，存在者的自我运动使它自己以现成的存在者”即“永恒感”在葛筱强的诗中亦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如在《一朵白云》中他这样写道：“他在故乡的天空上爆裂地燃烧/仿佛是最后一次燃烧，他/心中有佛，也有黑暗的恶，和撕不碎的/蓝天的衣角，当他漫飞，当他/看着暴风雨从草原深处汹涌/你知道，他多想望着屋顶上的/炊烟掀起日落的眉毛。这无非是死，不过是死，也仅仅是死。”苏格拉底说：“死亡无非就是两种情况之一，它或者是一种湮灭，毫无知觉，或者如有人所说，死亡是一种真正的转变，灵魂从一处移居到另一处。”这首诗歌中的永恒就表现在“死”这一哲学

的作为，是任何事业的成事之基。杜甫一生坎坷，但他对诗艺钻研不已，到老年时达到顶峰，所以他称，“晚节渐于诗律细”，这个细字便是诗眼，也是他对妙到毫巅的体悟。每一座宏伟壮丽的建筑，都是始于一砖一瓦的精心堆砌；每一段动人心弦的音乐，同样得益于一音一符的细致雕琢。庖丁解牛之所以游刃有余，在于细节的精准把握；金石可镂之所以得以实现，在于细节的坚定执着。

对于为政者而言，矜于细行，是存有慎微之心的表现。《汉书》讲道，“轻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堤溃蚁孔，气泄针芒”。以蚁窝、针眼之小，来比喻小问题如果不注意就会酿成大祸患。细小之处为什么可怕？是因为这是重大问题的开端与来源。“骄纵生于奢侈，危亡起于细微”，此时若及时警醒、及时回头，就会避免不可收拾、不可挽回的局面。所以，虑于微、防于小、杜于渐、作于细。从某种程度上说，慎微往往与慎初形影不离，管住乱吃的第一顿饭、乱收的第一支烟，管住第一次乱伸的手，其意义是重大的。从作风抓起、从纪律抓起、从监督抓起，上医治未病，防患于未然，正是一种负责与厚爱的态度。

“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细，不是惊天动地的举动；细，是日常中绵延的力量。各行各业都有大量的人在各自岗位上精耕细作，这是默默的坚守与奉献，如春雨般“润物细无声”，推动我们的社会不断进步。

仰望星空，他发现了自然最朴素的秘密

——读葛筱强《秋风来信》有感

●杜波

事件上。最让我感兴趣的，是诗人在诗歌中展现出对“死”的观看姿态，这取决于的是一种“无我”到“忘我”再到“自我”，死亡与我无关的一种“神性”。在这首诗中，诗人用以观察这片云的，是一种“缠绕”的目光。从“燃烧”到“燃烧”，从“暴风雨”到“炊烟敛起日落的眉毛”，诗人的目光几乎是以一种肉搏的姿态同这片云反复纠缠在一起。在云朵的每一个细节上，诗人的目光看到的是云朵的“细胞”在这缠绕的目光中不断推向远处。这样一种利刃般所向披靡的目光，固然是诗人千锤百炼的成果，最后落到“死”，该是怎样一种震撼心灵的“一朵白云”。

海德格尔强调：“人从属于大地，大地是家园的基地，人类不能把大地消耗在有用的目的中，万物都要按照其本真的状态存在，将大地释放到自然中去，自然才是人类栖居之地，在诗意的意境中，人与自然融为一体。”一切“自然物”都在自我运动，包括这个宇宙的运动都保持着各自的本质和存在。如果把诗歌当做“自然物”的话，人如何在诗意中得以最自由的生活呢？葛筱强在《山雀》一诗中是这样表达的：“晚风中，那只麻脸山雀/又要飞上南坡略显空旷的林梢了/我背上书包那年，总是在放学之后/听着它的叫声，到山上挖野菜/在我童年的耳鼓里，它的叫声/如此明亮，干净，仿佛里面不止/有摇曳的春色，辽阔的田野/还有返青的野草，村庄的灯火/即将莅临人间的疏朗雨水，以及/被雨水洗净的月光与晴空”。诗意的对称更是心与自然的对称。诗歌中细腻动人的元素，来自诗人高尚的内心情趣和对于生命细节的用心领悟，这是葛筱强的时光，他在浸透语言灵感的想象之中徜徉于诗歌的世界。这种美的感觉在当下，也可穿越时空，让《山雀》中的物象达成情感上的升华，以沉静、透明的叙述，完成“人诗意地栖居。”这

我的脚没有沾过泥土，所以泥土离我很远。我出生时，左邻工厂的大烟囱喷涌的气雾和右邻喧嚣的街市都各自忙碌着，仿佛和我无关。

虽然我知道，在我的生命里有极其多的事物是和我无关的，但我们却陪伴着对方那么多的时光。后来我和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人，过上了从吃苞米碴子到大米白面的日子。我的筷子在选择鸡还是鱼的问题上徘徊，我的汤勺也在盆碗间挣扎。

其实这有什么呢？阳光还是那束阳光，肚子早不是若干年前的肚子。当洗涤剂的销售和各种食用油、荤类食物以同样的增长速度向新高冲刺时，主妇心底肯定也把“仇恨”留在了洗碗池子里，因为多了更顽固的油腻腻。

最初闹意见的不是我的心，我的心只负责享受，最先揭竿而起的是我的胃，肠子还算聪明，只是随帮唱影偶尔介入一下战事，其实这没什么，消化不良只是胃不作为。作为主人能说什么呢？只要它不在沉默中爆发，我自然在沉默中沉默了。事态的发展不再随着我的意志为转移，腹中战事便每况愈下。

于是，各种药物引发的阻击战相继打响了。但是，我失败了。我在沉默中更加沉默，我的胃不再听我的指挥，它总像怀才不遇的人，意见像在兜里揣着似的，说拿出来就拿出来，鼓捣出一股又一股疼痛。

当一位远亲老叔拎着一袋子小米敲开我的家门时，我怀着对老叔的热情和对小米的虚伪接过了米袋子。这小米来自我从没呆过的老家的那片土地。在我手触到米袋子的一瞬间，我已在心忖忖地想，等老叔转身离开时，这袋小米送谁呢？

老叔说，你胃不好，小米养胃。老叔说，小米沾了地气，养人。老叔经常说，你尽管吃，吃没了，老家的地种了许多，打下来都留着呢。他指着米袋子说，这是当年的米，不是陈米，没上化肥，吃了也放心。城里人大鱼大肉吃多了，估计腻住了，所以胃口不好，我保你吃一阵子小米，五脏六腑啥毛病都没了，不信？你试试。

阳光照着小米的袋子，也照着我的心。潜意识里，我想让阳光把小米折射进我的胃里，看受用不受用。

其实我不喜欢小米。小时候，“小米事件”发生得很不是时候。少年时，小米捞饭没少吃，当年，这样的捞饭金贵着呢。

当一粒小米饭以煮熟后的形式没有进入我的食道，而是进入我的食管时，我足足够了一个多星期。之后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时，我便与小米绝了缘，怕它去了我身体里不该去的地方，让我活受罪。

与小米分开的时间里，我从来没惦记过它，它披着黄色的外衣，除了折腾过我脆弱的气管，还为我做过什么贡献呢？

坐月子时喝过的小米粥，更令我恨得牙根疼。不堪回首的一个月，那一个月的阳光像小米一样黄灿灿。汤汤水水中，我的生命延续了新的生命，我的胃却单调地接受着“坐月子喝小米粥”的调理，而我竟然没有反抗的理由。出了月子，体重降了近20斤，让人想起《包身工》里的芦柴棒。

这就是小米留给我的记忆。但，我还是信老叔话的，因为满头白发的老叔是那样硬朗。晚餐时分，一把小米筛了投进锅里，加水的多少根据我胃的饥饿程度来定夺，不太饿时，锅里的小米便一粒跟着一粒跑。药店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赚我的胃药钱，我不记得了。直到有一天，当我抖着空了的小米袋子时，才想起老叔。袋子里很灰暗，不是真正的泥土就是袋底儿的颜色呢？谁说土地就一定黑色的，东北的盐碱地就是灰蒙蒙一片，灰里露着白，像极了老人花白的头发，不在风中凌乱，就沉默得像远处的土岗。那花白只有农村的老人才有，因为那花白一定配着一张布满沟壑的脸，那是经风沙雕凿的。一眼，便觉沧桑，我老叔便是。

米袋子也让我想到了我去过的、属于父辈的老家的那片地，亦或是泥土。我的脚下一直是柏油路、是大理石，复合地板也铿锵作响。我的脚踏上实木木板时，自豪得仿佛拥有了整片森林。

老叔说，他一辈子不知道啥是失眠。可我知道，再软的席梦思也无法把我送入梦乡；老叔说，你回老家住住，那铺大炕咋睡咋踏实；老叔还说，没事回去在地里走走，你会发现庄稼像孩子似的天天在长……

可我知道，高分贝的城市噪音根本无法让我听出庄稼拔节的声音。

老叔让我知道，人得有根，有了根心里才踏实。原来，米袋子空了的时候，也是该回家的时候了！（作者系白城市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

仰望星空，他发现了自然最朴素的秘密

——读葛筱强《秋风来信》有感

●杜波



诗境的锻造，浪漫精神的表现向度，让境界扩展、延伸、升华在诗歌美学、审美与自然万物的“自由度”，和自然万物完成时间和空间终极悲悯的思考转换。

诗歌是一个人的内心事件，写诗就是在内心之中完成自己。葛筱强的写作，不止是行吟，还有敬畏、热爱、仰望星空时灵魂深处的思索与探索，他在潜意识里完成了对自然属性的灵魂回归，这是诗人灵感落地时的安静方式，也是存在于葛筱强诗歌密码中的一种歌唱的答案。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白城市作家协会主席）